

# 【初祥】追随：第一章——进气

sandman

2023-10-14

<https://www.pixiv.net/novel/show.php?id=20842990>

“所以说，现在怎么办？”三角初华转过头，乐队的贝斯手八幡海玲两手抱胸立在门口，面无表情。在她的身后，祐天寺若麦用手遮住了口鼻，不知是在阻挡气味还是在掩盖她脸上若有若无的笑意。初华站起身，若叶睦站在她的身旁一动不动，一如既往地捉摸不透。在她们四个人面前，狭小逼仄的起居室里散落着空酒瓶和易拉罐，电视机的屏幕一闪一闪的，偶尔会照亮男人苍白的脸庞。男人的头不自然地歪到一边，右边的额角不自然地肿了起来。他胸口的衣服被口中溢出的白沫和呕吐物覆盖，散发出一股酸味。一只顽强的苍蝇不知何时飞进了屋子，盘旋了几圈之后停留在了男人涣散的瞳孔上，爬行着，探求着。初华转过身，目光扫过她的队友们，最后停留在了门口的储物柜上。一个穿着红色洋装的人偶坐在那里静静地看着她们，无神的眼睛里似乎有微光在闪烁。太阳已经沉入了地底，晚秋的夜晚中浓云密布。远方依稀可以听见火车在高架桥上的低吟声，在三角初华听来，那声音却仿佛雷鸣般震耳欲聋。

## 第一章——进气

她曾经不止一次感到过这种莫名的疏离感。身处这座巨大、冰冷、陌生的钢铁都市之中，看着摩天大楼上的巨大液晶屏在黑夜中闪现出异样的光彩，被忙

碌的车流嘶鸣着吐出污浊的废气包裹，她被两种截然相反的冲动所支配——一种让她想要沉溺于其中，另一种则仿佛本能般提示着她其中的危险。她想起在过去，她和双亲在一座偏僻的海岛上居住，那时的她尚是个孩童。她曾经在一次潜水时沉迷于五彩斑斓的珊瑚，而险些葬身于水母之手。这座城市就是那片珊瑚——妖异，诱人，而又带有致命的危险，仿佛随时都会把她一口吞下。

三角初华讨厌东京。

她掏出钥匙，打开防盗门，走进屋子，把帽子挂在门口的挂钩上。她把墨镜从头上摘下，随手扔在门口的高柜上。接着掏出手机，打开选歌界面，轻轻点击了几下。不一会儿，科特·柯本低沉的嗓音便开始从她的耳机中传来：

Underneath the bridge, Tarp has sprung a leak

And the animals I've trapped, Have all become my  
pets.

她没有开灯，作为观星者，她的双眼早已适应了黑暗。借着窗外的纸醉金迷的余光，她一个人驾轻就熟地穿过昏暗的房间，走进厨房，从冰箱里取出昨天剩下的土豆烧肉，放在炉子上，打开燃气灶。看着青色的火焰在黑暗中舞动着，舔舐着锅底，她感到莫名的安心。这是一件五六十平米的单人公寓，对一个人来说这点面积算不上奢侈，但足以让人觉得空旷。一个厨房，一间卧室，一套单人桌椅摆在起居室面对着窗户，既是餐桌也是工作台。窗户下面窗框向内延伸，上面铺了些毯子权作是长椅，长椅上面扣着一本书。她走近窗户，捡起那书，书依然停留在她上周翻开的那一页，是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的“夜之歌”：

一种饥饿发生于我的美里。我想伤害我照耀着的人们；我想抢掠我曾给与赠品的人们：——我如此地想作恶事。

当别人想握我的手的时候，我却缩回我已伸出的手；我迟疑着，如急倾的瀑布迟疑一样；——我如此地想作恶事！

我的丰富沉思着这种报复；我的孤独诞生了这种恶念。

我给与时的幸福因给与而死去；我的道德已经厌倦了它自己的丰满！

常常给与的人有失去羞涩的危险；因为这人的心与手，终于会因分赠而生出一层硬厚的皮。

我的眼睛不再为请求者之羞惭而流泪；我的手皮变成硬厚的，不能感觉到受施者的手之战栗。

我的眼泪和我的心之柔嫩何往了呢？啊，给与者之寂寞啊！发光者之沉默啊！

她叹了口气，从一旁的柜子上取下一片书签，插进书里，放到窗台的另一侧，和它那些遭遇了相同命运的兄弟姐妹一起——《荒原》《古今和歌集》《白居易诗集注》……每一本她都只看了不到一半就扔到了一边。工作和学习的压力实在是让她难以集中精力在书上。定时器响了，她走进厨房，关了火，拿了两块抹布，把土豆炖肉端进客厅，又走向厨房，从冰箱里取出一袋速冻裙带菜撕开，拿了一双筷子，回到餐桌前，开始一个人享用她迟来的晚餐。

And I'm living off grass, and the drippings from the

ceiling.

It's okay to eat fish, Cause they don't have any feelings.

在她偶像出道之后，学业和工作的压力使得她往往不得不靠便利店的半价便当打发日子——虽然这听上去有些荒谬，功成名就的偶像居然依靠半价便当充饥，但刚来东京一个人捉襟见肘的生活不可逆的塑造了她的消费方式。话虽如此，不管有多忙，她依然每周末起码给自己做一顿饭——一是为了让自己手艺不生疏，二是为了调解自己的营养配比，最后则是让自己铭记。她用筷子夹起一块牛肉，皱起眉头——哪怕是放在冰箱里，三十小时的时间足够让油脂因为氧化而染上些许馊味，土豆也因为反复加热而彻底融化成了一坨烂泥。她又吃了几口，犹豫了一下，最后还是把剩下的倒进了垃圾桶。大晚上吃这种东西实在是折寿。她转过身，把锅放进水池，加了几滴洗洁精泡上，随后又拧开龙头，给自己倒了杯自来水，坐到窗前，一边小口喝着，一边看向窗外那个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。

Something in the way, hmmm Something in the way, yeah, hmmm

Something in the way, hmmm Something in the way, yeah, hmmm

她不喜欢东京的水，这里的水太硬，充斥着人类的冷漠与不近人情。她也不喜欢东京的空气，这里的空气太浑浊，飘荡着人类的傲慢与自命不凡。她尤为厌恶的是东京的夜晚，地上的光火过于耀眼，以至于遮蔽了天上的星辰，仿佛在夸耀人类的虚荣与自我中心。

明明身处人群之中，却仿佛孤身一人。

她的手机屏幕亮了起来，是经纪人的短信，祝贺她今天的演出成功，同时已经开始考虑未来 sumimi 和 ave mujica 的联合公演。听起来棒极了，反正上台的是她而不是对方。屏幕又一次亮了起来，是父母的定期联络：“吃饭了吗？工作怎么样？有没有看上眼的男朋友？”她叹了口气，在脸上堆起笑容，发了条语音告诉他们一切顺利，无需挂念。接着把手机扔到一边，再次看向窗外。

我从过去开始，就感到自己有点偏离这个世界。

她出生在一个偏远的小岛上，生性顽劣，是当地出了名的野孩子。山上和海里没有一处可以阻止她的脚步。她的家乡并不大，在岛心的小山上便可以看到环绕着她的小小世界的大海。她喜欢听着海浪冲刷岩石，日复一日周而复始；她喜欢闻着海风的咸腥味，生死在这气息中流转；她喜欢站在海边极目远眺，看着远方的海天融为一色，出行的白帆消失在地平线

上。她的父母是岛上土生土长的渔民，老实巴交，恪守本分。她的一生原本会和其他这样的女孩一样：长大，成人，结婚，生子，作为渔民度过平凡的一生。这是她原定的命运，直到那天。她遇到了她的贵人，借由对方的指引，三角初华第一次注意到了夜空。然后，她看到了，繁星满天，倒挂的银河如同瀑布般倾斜而下，仿佛流到了她的心里。



“丰川同学呢？”海玲看向祥子，对方已经在不知何时换好了便服。

“我想先冷却一下演出的激情。所以要搭电车回去。”

三角初华开口了：“那我也——”

“初华，你身为名人的自觉还不够，我很困扰。”祥子打断了她的话，“那么我先告辞了。”祥子离开了，留下了她，还有她的一丘之貉们。

东京看不到银河，她也从没去看过东京的海。她能看到的只有窗外，在霓虹灯的海洋中，有黑色的星辰若隐若现，陪伴着这黑暗中落寞的异乡人。

“果然，还是没办法让她信任吗？”她喃喃自语道，把杯中的水一饮而尽，“你到底怎么了，小祥？”

她是被早上的闹钟吵醒的。她歪过脑袋，看了看自己的手机，四点五十，天空依然一片漆黑。她爬起身，刷了牙，然后用牛奶冲了碗麦片——富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，身为偶像要时刻注意自己的饮食管理——囫圇吞下肚。接着穿上外衣，换上跑鞋，出了家门，开始例行的晨跑。

五点，盛夏将尽，东方的天空依稀露出了鱼肚白，一轮苍白的下凸月挂在天边。这座城市尚未醒来，然而它的循环系统已经开始了工作。几个清洁工，低着头，戴着口罩，从她身边经过。一家家庭餐厅的店主正在推开卷帘门，他的老婆则站在一边，两手叉腰数落着他。一辆白色的面包车正停在一家便利店门口，两个店员正在从上面把一箱箱啤酒搬进店里。穿过冒着蒸汽的井盖，依然空无一人的大街，这座都市的大多数人依然在睡梦之中，醒来的大多是这样忙碌着的不被人正视的底层人。然而就是这样无数的底层人撑起了这座城市的运行。他们看守你们的家门，打扫你们的居所，把食物和水送给你们，治好你们的疾病，承担你们的抱怨。她虽然在学校里名声良好，左右逢源，可是她却觉得和这些人更加亲近。只是他们永远不会进入她的世界，正如她无法进入他们的一般。

在那座熟悉的公园门口，她放缓了脚步。虽然说是公园，其实也就是一块用围栏围起来的铺了路的草

坪。几个帐篷立在公园里鹤立鸡群的几棵树下。她走近帐篷，一个穿着老旧的棕色呢子大衣的老头正坐在一个折叠椅上，面前烧开的水壶正在咕嘟作响。水壶被放在一个改造成了火盆的油漆桶上，白烟从壶嘴里袅袅升起。老头伸出两只手，靠近水壶，想要从蒸汽里获得些许暖意。听到脚步声，老头抬起头，见到是初华，他顿时笑了起来：

“三角小姐，又在晨跑啊。”

“山田先生。”三角初华也露出微笑，蹲在老头身边，“醒的还是那么早。”

山田和其他这里帐篷里的人一样，都是流落在东京的无家可归者。初华并不知道山田的名字，他只是让她叫自己山田。这里的人没有名字，没有身份，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。由于初华时常在经过这里的时候和他们聊天，顺带帮他们跑个腿，搬点东西，久而久之他们也和她熟络起来。他们并不知道她是偶像，也对她的学生身份毫无兴趣。在这里她只是三角小姐，是那些无名无根之人中的一员。山田过去在石川县当一家服装公司的老板，在上一轮经济危机的时候破产。当时的他已经五十多岁，找不到工作之后就当了流浪汉，一路漂泊到东京，平时靠着拾荒和从便利店拿过期便当维生。初华偶尔会给他带点水果作为伴手礼——一般的食物他是不肯收的。他平日里最大的兴

趣就是织毛线，前几天还坚持要把自己织的帽子送给初华，初华费了好大力气才拒绝了他。

“可不是吗，人老了就是这样。”山田抱紧双臂，打了个哆嗦，“天也冷起来了，以前这种天气要是有点烧酒喝，那真是比什么都强。可惜年轻的时候太糟蹋身体，得了痛风连酒都不能喝。”

“大早上的喝什么酒啊。”初华笑道，“要不要帮你去买点红茶茶包？那个喝了也暖和。”

“我喝不来红茶。”山田从帐篷里取出两个杯子，倒了两杯水，“三角小姐可真是，大清早的不多睡点觉，而是来和我们这帮闲杂人等唠嗑。”

“最近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……古川他……前几天走了。我们也不知道是哪天，发现他的时候人都僵了，就在他那个帐篷里，穿着他那身灰西装。”山田叹了口气，“他家里人还来找他了。明明十几年都没见了。现在大家知道了，古川年轻的时候好像是京都大学的高材生呢，毕业后也在大公司里上班，后来被裁员潮影响丢了工作，不好意思和家里人说，每天就穿上西装，打好领带，离开家门之后一个人来公园里坐着。他那时候也四十多了，找不到工作，就这么瞒了家里半年，最后因为没有钱了才被戳破。他老婆自然是带着孩子和他离婚了。我们平时看见他总是穿着那身西装还嘲笑他假正

经，现在人走了……”山田终于克制不住，哭了起来。初华没有说话，只是轻轻抚摸着眼前的老人的脊背，过了半晌，老人冷静了下来：

“三角小姐，说实话，你和我们这些人不一样，我们已经是行尸走肉了，你还是个年轻人，你这种年纪应该好好念书，理应在游戏厅和同龄人嬉戏打闹，在课堂上谈笑风生，而不是在这里……怜悯我们……”

“那并不是怜悯，”她制止了老人，“我并不是因为怜悯你们才来这里的。我来这里和你们是一样的。”

“三角小姐，”老人冷笑起来，“说胡话也要有个分寸，你看看你，光鲜亮丽，衣服一尘不染，你还有个家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房子，你甚至还有属于自己的名字。你拿什么和我们这种人比？你就当我一个老头乱发脾气，可是我们是流浪汉，你又算是什么？”

“我是什么呢？”她闭上眼睛，秋风吹过，落叶在她脚边旋转起来，不知要去往何方。她是什么呢？偏远海岛上出生的渔民之女吗？东漂追梦的行动家吗？功成名就的当红偶像吗？挥霍青春的做梦之人吗？“我只是一个背井离乡的落魄诗人罢了。”

高松灯是在演出结束的后台里第三次见到了三角初华。爱音已经和素世叽叽喳喳地离开了，立希则被乐奈缠着去买抹茶巴菲，在她一个人在休息室的时候，门被推开了，三角初华走进房间，自然而然地坐在了她的身边：“演出很成功呢，恭喜。”

“啊……谢谢……”赶紧找点什么可说的，“初华小姐……也来看演唱会了吗？”

“是啊，”初华露出爽朗的笑容，“我可以说是小灯你的粉丝呢？”

“……其实我之前就很奇怪，为什么初华小姐知道我的名字呢？”

“……啊，说来有些尴尬，我还没和你说过呢。”初华打开手机，接着灯看到了那个她无比熟悉的网页，“其实我早在你之前的乐队的时候就已经关注你了。这个就是你对吧？crychic的主唱？”

人们往往觉得跟踪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，但那大多是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目的毫无隐藏，对于对方情报不足。她走进更衣室，换下演出服，接着拿起背包，走进洗手间的一间隔间，关上门。她打开背包，取出绿色的大衣套在自己的白T恤外面，接着把裤子脱掉，换上了一条灰色的运动裤。然后戴上黑色的假发，再配合一张土里土气的红色针织帽，她走出隔间，看着镜中的自己。戴上美瞳和方框眼镜之后，sumimi的当红偶像三角初华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陌生的略显羞涩的女高中生，看上去就像那种班里不起眼的学习委员。她把换下的裤子放进背包，背回背上，推开卫生间的大门，走向电车站。她借口独自不舒服提前半小时离开了彩排现场，虽然很对不起海玲他们，但是她必须得到真相。她走进电车站，随便找了张长椅坐下，看着电子钟上的数字变换，等待着。半小时之后，丰川祥子出现在了电车站入口处。她站起身，伸了个懒腰，自然而然地跟在祥子的身后二十步远的地方，上了站台。整个电车途中她一直待在另一节车厢，一边玩着手机一边用余光盯着不远处形单影只，心事重重的蓝发女孩，直到对方下车。赤羽站，那就是对方下车的地点。

到底是什么时候起疑的呢？初华闭上眼睛。大概就是从她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开始的吧。

“拜托了……初华……让我……忘记一切吧。”电话那边的声音熟悉而又陌生。这的确是小祥的号码，但是这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小祥。在她印象里，小祥总是自信，意气风发，温柔，如同太阳一样鼓舞人心的存在。电话那头的少女听上去破碎，迷茫，绝望，愤怒。她不能理解。她看着小祥用力抱紧自己的胳膊，防御姿态，小祥在害怕。有什么会使她害怕？她看着小祥一个人走进办公室，面对着那些精于世故的大人们口若悬河，妙语如珠。她感到陌生，彷徨，心痛。小祥变了，她不再是记忆中那个无忧无虑，天真烂漫，温柔体贴的大小姐了。她不知道如何面对这样的小祥。小祥很害怕，所以小祥想要保护自己。可是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推开她的手？为什么要对她隐瞒？为什么要在自己面前掩饰她的痛苦？

她来到东京之后并没有去过祥子的家，但她是知道的，祥子给她发过照片。那所器宇轩昂的庄园距离赤羽站起码有一个小时以上的步行时间。有什么情况不对劲，小祥不应该在这么晚的时候孤身一人去那里，赤羽附近的治安她有所耳闻，而且房价也和小祥的身份不符合。小祥为什么会在那里下车？

她低下头，看向手机。crychic，这个名字让祥子感到痛苦吗？在那一天，她提起这个名字的时候，她有意放慢了语速。祥子别过了眼睛，那就足够了，祥



子身上的变化和无疑 crychic 停止活动有关。在那之后，crychic 的主唱，鼓手，还有贝斯组成了新的乐队，小祥则沉寂了一年，直到最后才找到自己，和睦一起发起了 Ave Mujica 的企划。高松灯告诉了她 crychic 的解散经过，果然，是小祥提出的退出导致了以她为核心的 crychic 分崩离析。睦也是小祥的青梅竹马，和自己不同，她一直陪在小祥身边。睦可能没有注意到小祥身上的异样吗？不对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她虽然没有见过睦几面，但是从小祥的口中，她足够了解这位沉默寡言的青梅竹马强大的洞察力和敏锐的直觉。睦不可能注意不到小祥的异样，但是她却保持着沉默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一般。不对劲。这只有两种可能：1. 睦认为沉默是她能做的最好的事情；2. 睦被祥子要求沉默。睦绝对不会在不知道原因的情况下沉默不语，因此无论哪种可能，睦都应该知道事情的真相。愉快的假面舞会结束了，她必须找到若叶睦。

“小睦。”三角初华看向眼前人偶般面无表情的少女，“你收到我的信息了。”

“初华说想要在这里见面，所以来了。”睦喝了一口芒果汁，声音没有任何波动，仿佛早有准备一般。初华眨了眨眼：

“最近你和小祥在月之森过得怎么样？”睦的眼睛睁大了，虽然没有出声，但是初华察觉到了她的动摇。

“……”睦没有说话，但她的沉默已经说明了一切。果然，不在月之森了吗？高松灯之前表演的时候穿过羽丘的校服，她在羽丘？果然当时应该再问问灯的。

“我去了赤羽站。”初华漫不经心地转过头，用余光打量着睦，依然没有反应，“小祥在那里下了车。”

“……你不应该知道的。”睦的声音有些颤抖。

“是的，但是我还是知道了，就像我知道了 crychic 的事情一样。小祥的状态很危险，这点连祐天寺都能看出来，可是你却一言不发，你到底知道多少？”

“我不能说。”

“是因为她的要求吗？果然。”初华叹了口气，“不论何时都不肯屈服，不知妥协，哪怕死也不肯低下她那高傲的头。那就是我们的小祥。换一个问题吧？你为什么要冒着站在聚光灯下的风险加入她的这场人偶戏？”

“因为祥快要坏了！”睦的语气突然变得急迫起来，“她退出 crychic 的时候我就在她的身边，她一个人和丰川家决裂的时候我也在她的身边，她现在哪怕把自己弄坏也要进行 ave mujica 的时候我还在她的身边。可是我什么都做不了！我救不了祥，我只能陪着她一起下地狱！可是你，初华你不一样！你可以救她，你应该去救她！因为就算祥她自己也不知道，她一直相信着你！”

“是啊，我们都爱着她，不是吗？可是即便如此，她也不肯依靠我们。但是我一个人是做不到的。因此，我需要你，小睦。”

“……”睦闭上了眼睛，神情扭曲起来，仿佛在和什么斗争。

“但是，我不会强迫你做你不愿意的事情。”睦又一次惊讶地睁大了眼睛，“如果你认可了她的决意的话，那就这样吧。”初华站起身，虽然很失望，但也只能到此为止了，进一步对睦施压只会让她自己更快暴露，而且也于事无补，不如先退一步留下一个好印象，“如果你回心转意的话——”

“我答应你。”睦打断了她的话。“我来帮你，拜托了，救救祥。”

她一个人去了那座屋子。几只硕大的蟑螂在她推开门的时候从门上跑了出来。她不耐烦地把这些顽强的生灵拨到一边，走进屋子。虽然是在白天，没有开灯的出租屋里依然一片昏暗，但她的眼睛瞬间就看清了门口堆积如山的易拉罐和酒瓶。虽然瓶瓶罐罐不少，但是地板竟然意外的干净——主人显然花了不少力气来维持这个小家形式上的整洁。她抬起脚，小心地绕开地上的陷阱，走近客厅。在她的左手边，几张薄薄的毯子铺在地上，一条简易的帘子组成了居住者与外界唯一的阻隔。右手边的柜子上，一个身着红色洋装的人偶正盯着她露出诡异的笑容，人偶的衣服虽然有些磨损，但是依然整洁。显然人偶的主人依然对它关照有加。她从来搞不懂为何小祥对那个人偶情有独钟，小祥说它很像小睦，但是在初华看来睦的内心可比人偶炽热无数倍。她的目光扫过地上堆积的垃圾，茶几上散落的餐盘，闪烁不止的电视机，最终停留在了紧闭的窗帘前匍匐着的男人身上。

男人的呼吸很浅，仿佛失去了意识一般。初华还记得男人，在过去，在她和小祥第一次在岛上相遇的时候，男人就在小祥家的屋子里。男人是个开朗的人，喜欢音乐，爱开玩笑，对自己的老婆和女儿都一往情深。她还记得男人牵着自己和小祥的手在山上奔跑，自己教会男人用叶子吹口哨，男人给自己吹了一

首舒伯特的小夜曲。那是多么欢快的时光啊！那是多么美好，转瞬即逝，一去不返的她和小祥的少女时代啊！此刻的男人在地上瘫成一团烂泥，从喉咙里不时发出可怕的呼噜声。男人的眼眶和四肢都因为缺少运动和过度饮酒浮肿起来，皮肤也皱皱巴巴的，失去了弹性。地上的酒瓶在诉说着男人无可救药的堕落，而空气中断断续续的喘息声则是男人沉沦的挽歌。三角初华闭上眼睛，这就是小祥身处的世界，空气当中弥漫着尘埃，霉菌，以及垃圾腐败的臭味，如同甜腻的泔水，令人作呕。孤身一人躺在这坚硬的地板上，与蟑螂，呕吐物，火车的汽笛声为伴，甚至找不出第二套可以更换的私服，更不要说在乎自己的外貌。她的人生就要和这样的一个酒鬼一点点消磨掉，浪费在每天的打工，收拾垃圾，帮男人洗衣服，让男人活下去。她曾经那么的才华横溢，意气风发，现在的她却栖身在这样一件狭窄，阴暗的斗室之中，和这个男人一样，一点点死去。她本不必这样的……她本不应这样的！

不知何时，三角初华的拳头握紧了。她华是个偶像，但在那之前她是个乡下长大的野孩子。她喜欢运动，喜欢看星星，喜欢爬树，喜欢游泳。她的视力可以轻易地在东京找到一颗四等星，而她的身体足够让她背着五公斤重的书包一口气跑完十公里。她伸出手，



他杀了他——

三角初华转过身，走出大门，离开了公寓，向着电车站走去。她的步伐歪歪扭扭，仿佛失去了灵魂一般，终于，她跪倒在地，发出无声的嚎叫，在她看来，这叫声几乎要撕碎自己的心脏。